



敏感季节

梅子涵主编 萧萍协编
上海远东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新典



中学生卷

敏感季节

主编 梅子涵

协编 萧萍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中学生读物
敏感季节

主 编/ 梅子涵

责任编辑/ 邵 红 周亚平

装帧设计/ 唐云辉

插 图/ 陆小弟

责任制作/ 晏恒全

责任校对/ 吴明泉

出 版/ 上海远东出版社

(200233) 中国上海市冠生园路 393 号

发 行/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排 版/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

印 刷/ 上海市印刷二厂

装 订/ 上海市印刷二厂

版 次/ 2000 年 8 月新 1 版

印 次/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 850 × 1156 1/32

字 数/ 145 千字

印 张/ 6

印 数/ 1 - 3000

ISBN 7 - 80661 - 028 - 6

I·11 定价: 6.00 元

主编序言

我们把这些很好的故事编起来送给你，
因为我们想到，阅读着文学长大的生命会有
诗意。文学在这个世界是铺天盖地的，但这些
故事是专门为你而写。

它们的灵感别出心裁

它们的风格千姿百态

它们的叙述幽默风趣

它们的语言生动精彩

你们的生活会因它们的相伴又多出轻松
和愉快

你们的书架会因它们的站立又多出风景
和美丽

好好保存它们

还没等你们完全长大

它们就已经属于上个世纪的故事

二十一世纪要到了

二十世纪的故事能在二十一世纪帮助你

——这是真的。

目 录

泥鳅·····	曹文轩	1
想见米男·····	秦文君	17
敏感季节·····	殷健灵	30
男人老狗·····	黄虹坚	33
拾穗的母亲·····	郑望春	41
田野之歌·····	桂文亚	43
大自然的诗·····	东 达	51
油纸伞·····	彭学军	55
冬天的雪·····	殷 杉	65
笔记本上的螺旋·····	简 平	68
狗房子·····	车培晶	75
外婆的大海·····	徐 鲁	88
等待风琴·····	张 洁	97
风景·····	章建华	101

乘飞伞的男孩	钱叶用	102
挚诚小语	钱万成	105
那事	谢 华	110
童话	周百黎	118
长辫子蝴蝶结	萧 萍	121
陈一言和谭子的平常夏天	常新港	130
天天天蓝	雨 君	140
放飞前	钟代华	144
小说二题	曾小春	146
盲琴	老 臣	157
女孩子的歌	刘姝妹	171
林东的故事	梅子涵	175

泥鳅

□ 曹文轩



这地方抓泥鳅的手段很特别：将芦苇竿截成两尺多长，中间拴一根线，线的一头再拴一根不足一厘米长的细竹枝，那细竹枝只有针那么粗细，两头被剪子修得尖尖的，叫“芒”，往剪开的鸭毛管中一插，穿上四分之一根蚯蚓，然后往水中一插，觅食的泥鳅见了蚯蚓张嘴就是一口，哪知一用劲吞咽，芒戳破蚯蚓，在它嗓眼里横过来，它咽不下吐不出地被拴住了，然后可怜地翻腾挣扎了几个小水花，便无可奈何地不再动弹了。

这地方上的人称这玩意儿为“卡”。

傍晚插卡，一清早收卡。

十斤子和三柳各有二百根卡。

一年里头能插卡的时间也就三十来天，在冬末春初。过了这段时间，水田都放了水，让太阳烘晒，准备种庄稼了。即使仍有贮水的地方，泥鳅有了种种活食，也不再一见蚯蚓就不假思索地贪婪吞吃了。

这里的冬末春初的田野，别有一番景致：到处是水田，水汪汪的一片，微风一来，水面皱起一道道细细的水纹，一道赶一道，往远处去，那水分明有了细弱的生命；风再大一些，田野上便会四下里发出一种水波撞击田埂的水音，柔软的，温和的，絮语样的，田野也

便不再那么无聊和寂寞；中午若有一派好阳光一把一把洒下来，水面上便广泛地弹跳起细碎的金光，把世界搞得很迷人，很富贵。

十斤子和三柳对这样的田野很投入，有事无事总爱在田野上转悠、疯跑，或坐在田埂上犯傻、琢磨、乱想、编织荒唐的故事。若太阳暖和，便直条条地躺在松软的田埂上，那时耳畔的水声变得宏大起来，让人动心，让人迷惑不解。阳光、泥土、水、老草和新芽的气味融和在一起，好闻得很。

当然，最使他们投入的，还是因为这一片片水田里有让人心儿一蹦一蹦的泥鳅。

但，这两个家伙似乎很隔膜。

十斤子的身体像榆树一样结实，细短的眼缝里，总含有几分“阴谋诡计”，平素风里土里地滚，又不喜清洗，黑皮肤便更黑，太阳一晒，如同紧绷绷的牛皮。他常用那对不怀好意的眼睛去瞟、去瞥、去盯那个三柳。

性情怯懦的三柳抵不住这种目光，便低下头去，或远远地避开他。

今天他们来得太早了点，太阳还老高。两人都知道，早插卡不好，会被一种只要有阳光就要四处活动的小鱼慢慢将芒上的蚯蚓吸了去，便把卡放在田埂上，等太阳落。

田野尽头，有几只鹤悠闲地飞，悠闲地立在浅水中觅食。

十斤子觉得瘦长的三柳，长得很像那些古怪的鹤。当他在等待日落的无聊中，发现三柳与鹤有这一相似之处时，不禁无聊地笑了。

三柳觉得十斤子肯定是在笑他，便有点不自在，长腿长胳膊放哪儿都不合适。

太阳落得熬人，十斤子和三柳便一人占一条田埂躺下来。

天很空大，田野很疏旷，无限的静寂中似乎只有他们两个。

可是十斤子却还容不下三柳。他对三柳插卡本能地排斥。没有三柳，这眼前的水田全是他十斤子的；他爱往哪儿插卡就往哪儿插，今日在这块田插，明日就到那块田插，是无边无际地自由的。

十斤子又很有点瞧不上三柳：知道往哪块田插卡吗？知道在大风天怎么插卡吗？……你也会插卡？！

三柳从十斤子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，很是小心翼翼，生怕触犯了十斤子。十斤子先到，可以不顾三柳，只管随便挑块田插，而三柳先到，却总要等十斤子先下田，尔后自己才下田。

三柳是个微不足道的孤儿，连间房子也没有，住在久废不用的砖窑洞里。人们似乎有理由不在意他。

三柳也很知趣。

太阳终于沉没了，暮鸦从田野上飞起，鼓噪着，往村后的林子里去了。

十斤子用绳兜子提着卡，来来回回地选择了半天，也未选定一块田。三柳今天有点心急，想：你就慢慢选吧，反正这块田你不会要的，今天就不等你了。想着，便第一回抢在十斤子的头里下了地。

十斤子心里很不得劲，跳进一块田就插，本来每隔五步就可插一根，他不，两条腿不停往前蹬，将水弄得“哗啦啦”响，身后翻起一条白练来，十多步下去了，才又插一根。傍晚的田野很静，天空下只有十斤子喧闹的涉水声。

三柳刚插了一行，十斤子已插了一块田。

三柳的卡还有一半未插，所有的水田就已被十斤子插完了。十斤子爬上田埂，将空绳兜往腰里一系，在昏沉的天色里，朝三柳诡谲地一笑，一蹦三尺、仰天胡叫地回家了。

三柳站在水田里愣了老一阵，只好将剩下的卡补插在自己已插了卡的田里，那田里就密匝匝地到处是卡了。

第二天早晨天才蒙蒙亮，十斤子和三柳就下田收卡了。一人提一只水桶，若卡上有泥鳅，便抡圆了，将线绕回芦苇竿上，然后往桶边上那么很有节奏地一磕，泥鳅就被震落在水桶里。十斤子故意将芦苇竿在桶边磕得特别响，并且不时地将并没挂上泥鳅的芦苇竿也往桶边使劲磕。

而远远的三柳那边，半天才会响起一种微弱的敲击声。

十斤子心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快乐，便在寂寥的晨野上，用一种故意扭曲、颤抖的声音叫唱起来：

“新娘子，白鼻子，尿尿尿到屋脊子……”

天便在他的叫唱中完全地明亮了。

初春的早晨，水田里还很冷，三柳收罢卡，拎着水桶，缩着脖子，哆哆嗦嗦地往前走。

“三柳！”十斤子叫道。

三柳站住了。

十斤子走上前来，打量着耸着肩胛、两腿摇晃的三柳，越发觉得他像只鹤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三柳说。

十斤子把自己的水桶故意挨放在三柳的水桶旁。他的桶里，那些金黄色的泥鳅足有四五斤重。而三柳的桶里稀稀拉拉十几条泥鳅，连桶底都未盖住。

“哟，真不少！”十斤子讥讽地一笑。

三柳并没有注意到十斤子的嘲讽，只是抬头朝远处的那棵大柳树下望去——

树下站着蔓。

“你在看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她好像在等人。”

“在等我。”

“等你？”

“……”三柳提起水桶往前走，将背冲着刚露出地面的太阳，个儿越发地瘦长，像一晃一晃的麻杆儿。

随着太阳的上升，大柳树下的蔓变得鲜明起来，人在百步以外都似乎能感到她那对明亮动人的黑眸。

十斤子呆呆地，像只痴鸡。

二

蔓是从二百里外的芦苇荡嫁到这儿来的，才结婚半年，丈夫在雨中放鸭，被雷劈死在稻地里。

人们便用怯生生、阴沉沉的目光看蔓。

蔓长得很有几分样子，全然不像乡野间生长起来的。她走起路来，脚步很轻盈，腰肢扭动着，但一点不过分，恰到好处；眼睛总爱眯缝着，像一只猫受到了阳光的刺激，可一旦睁大了，就显得又黑又亮；说话带着西边的口音，很清纯，软款款地很入耳，这大概是因为在水边长大的缘故。

蔓站在大柳树下。其实，这些天，这个时候，她总站在那儿，只不过十斤子没有注意到罢了。

蔓穿一件蓝布褂儿，头上戴着一朵白花。她的脸色在朝晖中显得很红润。她把嫩葱一样的手指交叉着，很自然地放在腹前。她宁静地微笑着，脸上全无一丝愁容。丈夫的死似乎在她身上、心上皆没有留下痕迹。

在她身后有十几只鸭，一律是白色的。丈夫死后，她把那些杂色的鸭全卖了，却留下这十几只白鸭。她喜欢这样颜色的鸭。鸭们

很干净，洁白如雪，如云，如羊脂。一只只都是金红色的蹼、淡黄色的嘴，眼睛黑得像一团墨点。鸭们很乖，不远不近地跟着她，呱呱呱地叫。有几只鸭为抢一根蚯蚓在追逐。她便回过头去责备它们：“闹煞啦！”

每天，她都从三柳手中接过水桶，然后把鸭交给三柳，她去小镇上代三柳把泥鳅卖了。她总能卖好价钱。这些钱依三柳的意思，要拿出一半来给她作油盐酱醋的费用。她也不硬推辞，笑笑，只用到很少一些，其余皆放入一个瓦罐里替三柳存着。

三柳哭丧着脸走到她跟前。

她眉叶儿一弯，笑笑。

三柳将特别小的几条泥鳅挑出，扔给鸭们，鸭们都已吃惯了，一见三柳放下水桶就会围过来，见着泥鳅就抢，就夺，就叼着到处乱钻，欢腾得很。

“总能卖几个钱的。”蔓说，“你赶鸭走吧，院门没关，早饭在锅里，洗了腿上的泥，鞋在篱笆上挂着，蚯蚓我已挖了，在那只小黑陶罐里。”说罢，将水桶挎在胳膊上，往小镇上去了。

她的背影真好看，路也走得好看。

三柳望了望，便赶着鸭们上了小路。此时的三柳一扫丧气，心情很快活，十四五岁少年的那份天真、淘气和快乐，又都从这瘦弱的身体里钻了出来。他随手捡了根树枝，将它想象成枪，想象成马，想象成指挥棒，一路赶着鸭，一路自玩自耍，自得其乐。走田埂，爬河堤，穿林子，很是惬意，其状像只善弹跳且又无忧无虑的兔子。

常常压抑，常常郁闷，常常自卑，此刻，三柳将它们都挣脱了。

此刻，三柳是一个纯粹的少年。

三柳甚至双眼一闭，忘我地打起旋转来。转呀，转呀，转得天旋地转，欲站稳不能，一头撞在一棵大树上，两眼乱溅金花，一个趔

起，跌坐在地上。

鸭们惊得呱呱叫。

大堤上，十斤子像只青蛙往空中蹦，伸开双臂欢呼：“嗷——！嗷——！跌死一个，萝卜烧肉；跌死一双，萝卜烧汤！”

三柳爬起来，提了提裤子，低着头将鸭们赶到了一条偏道上……

十斤子回到家，一上午心里不痛快，到人家菜园里挖蚯蚓，挖完了连土都不平，坑坑洼洼地扔在那儿，人家主人要他平上，他却头也不回地就走。“看我下次还让你挖！”那主人指着他的后背发狠。“请我也不来！”他掉头回了一句。穿蚯蚓时，又常常不小心将那尖尖的芒戳了出来。他从心里希望此刻三柳就在他面前，他好用尖刻的话，一句一句地刺激三柳。吃了午饭，他被一种挑衅心理所驱使，来砖窑找三柳。

三柳不在。

十斤子就摸到了蔓的家。

即使初春，这里中午的太阳也有几分分量了。蔓拿了一个小木盆，把三柳叫到河边上：

“走过来呀！”

三柳脚不离地，慢慢往前蹭。

“磨蹭什么哪？”

三柳走到河边：“水凉。”

“凉什么呀，河水温乎着呢。把褂子脱了。”

“我不洗。”

“看你脏得！还不肯洗。快脱了褂子呀！”蔓抓住了三柳的胳膊，直把他拽到水边上，“脱了！”

三柳半天解一个纽扣地拖延着。

十斤子过来，就站在篱笆墙下往这边看。

“哎呀呀！”蔓放下木盆，三下两下地脱了三柳的褂子。

三柳一低头，觉得自己瘦得鸡肋一样的胸脯儿很丑，加之天凉，便缩着颈项，双臂抱住自己。

蔓打了一盆水，把三柳的手扒开，用毛巾在他身上搓擦起来。

三柳害羞了一阵，便也就不害羞了，仰起脖子，抬起胳膊，闭起眼睛，听任蔓给他洗擦，将他摆布。

蔓往三柳身上打了一遍肥皂，用毛巾擦去后，便丢了毛巾，用手在三柳的身上“咯吱咯吱”地搓擦着。

此时的三柳像一个温馨幸福的婴儿，乖乖的。

那双温热柔软的手在他的肋骨上滑动着，在他的颈项上摩挲着。

三柳觉得世界一片沉寂，只有那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在响。这声音很脆，又很柔嫩，很耐听。春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半透明的眼帘，天空是金红色的。有一阵，他竟忘记了蔓在给他洗擦，觉得自己飘散到甜丝丝的空气里去了。

三柳朦朦胧胧地记得，还是四岁时，母亲把他抱到水塘里，给他这样擦洗过。母亲掉到潭里淹死后，他便再没有体味到这种温暖的洗擦了。

三柳的黑黄的肌肤上出现一道道红色，接着就是一片一片，最后，整个上身都红了。那颜色是婴儿刚脱离母体的颜色。太阳光透过洗净的汗毛孔，把热直接晒进他身体，使他感到身体在舒展，在注入力量。

蔓停止了洗擦，擦了一擦落在额上的头发，轻微地叹息了一声。

三柳紧合的睫毛间，沁出两粒泪珠来。

蔓给他换上干净的褂子，转身去唤在河边游动的鸭们：“唧唧唧……”

那群白鸭便拍着翅膀上岸来，摇摇摆摆地跟着蔓和三柳往院子里走。

十斤子赶紧蹲了下去……

三

三柳提着卡来到田野，十斤子早坐在田埂上了。

十斤子眯起一只眼，只用一只眼斜看着三柳，嘴角的笑意味深长。

三柳的目光里仍含着胆怯和讨好。

使三柳感到奇怪的是，十斤子手里只有一只空绳兜，卡一根也不见。

太阳落下了。

三柳看了一眼十斤子。

十斤子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。

三柳等不得了，便卷起裤管下了田。

“喂，喂，那田里已插了我的卡了。”十斤子叫道。

三柳疑惑地望着并无芦苇竿露出来的水面。

十斤子懒洋洋地走过来，走进田里，卷起胳膊，往水田一伸，拔出一根卡来，在三柳眼前摇着：“看清楚了吗？我插了闷水卡。”

三柳只好走上田埂，走进另一块田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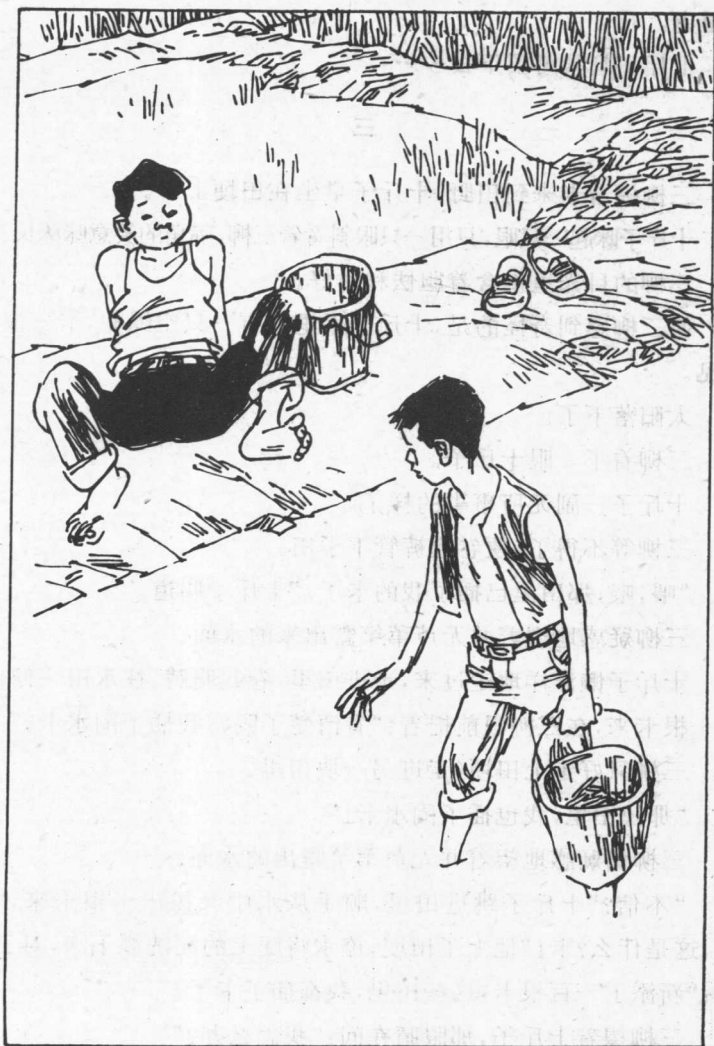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块田里，我也插了闷水卡！”

三柳仍疑惑地望着并无芦苇竿露出的水面。

“不信？”十斤子跳进田里，顺手从水中又拔出一根卡来，“瞧瞧，这是什么？卡！”他上了田埂，撩水将腿上的泥洗濯干净，对三柳道：“新添了一百根卡，这些田里，我都插了卡了。”

三柳望着十斤子，那眼睛在问：“我怎么办？”

十斤子随手一指：“那有那么多水渠、小沟和池塘呢！”当他从



三柳身边走过时，故意停住，用鼻子在三柳身上好好嗅了一通，“腩子味好香！”随即朝三柳眨眨眼，转身回家去了。

三柳愣了一阵，见天色已晚，只好一边生闷气，一边将卡东一根西一根地插在地头的水渠里、河边的池塘里。那些地方，泥鳅是很少的。

其实，十斤子是胡说，还有好几块田并未插卡。

第二天，三柳抢在十斤子前面插了卡，但还是留下边上两块田未插。三柳不敢太激怒了十斤子。三柳插的都是明卡。在十斤子眼里，这一根根竖着的芦苇竿，有点神气活现，像举着的胳膊在向他示威。

“你插的？”

“我插的。”

“那两块田是给我的？”

“给你的。”

三柳的回答是坚贞不屈的，但声音却如被风吹动着的一缕细丝，微微发颤。

十斤子再也不说什么，提着卡到三柳给他留下的那两块田去了。

三柳立起，看了看他占领了的水面，带着战战兢兢的胜利，离开了田野。

身后传来十斤子的叫喝声：

“新娘子，白鼻子，尿尿尿到屋脊子……”

夜去晨来，当三柳提着水桶穿过凉丝丝的空气来到田埂时，眼前的情景却是：凡被他插了卡的田里，水都被放干了，那二百根芦苇竿瘦长瘦长，直挺挺地立在污泥上。

三柳蹲下去，泪水便顺着鼻梁滚动下来。

晨风吹过，芦苇竿发出呜呜的声响，有几根摇晃了几下，倒伏